

官版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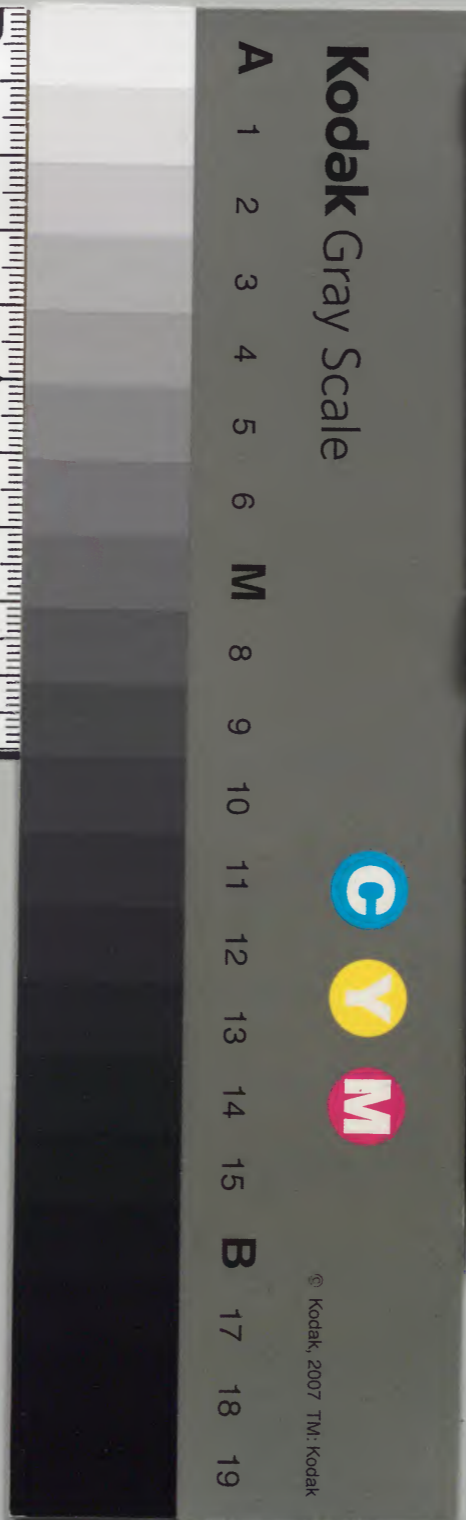
120
30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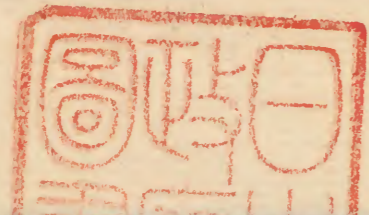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雜史類	別	函架	冊號
			二	三八
			冊	冊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九七七			三

不許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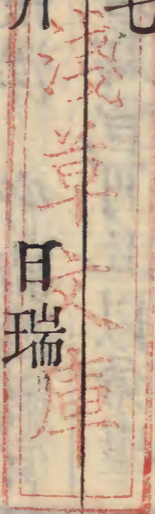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77
冊數	30 (16)
函號	285 50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桌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桌還言

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臬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帝詰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爲言，可且以弟康

士疑生

王爲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帥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十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遣劉韜、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辨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

誤疑誤

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追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宮報謝。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民堅守，不奉詔。

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桌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且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眾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緇仲努力。」丙午，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

翰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
 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待死。不若北去。取富貴。翰仰
 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
 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
 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帝自如青城。都
 人日出迎駕。粘沒喝。翰離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
 南薰門。以書抵二僧。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
 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
 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
 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

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
 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
 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
 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
 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
 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
 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
 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
 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
 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

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
曾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其所
殺。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
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
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
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
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
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
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
坊人及內侍監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曾

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
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
二曾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
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尙或未足。當縱
兵。於是再括。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戊
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
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
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
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
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
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
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
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
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府尹徐
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
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
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
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
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

府疑封

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
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
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
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
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
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
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
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
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
承其事者吳开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

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噴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太

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幹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濟曹輔路允迪孫觀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

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率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韓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益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僧。請立太

子以從民望。二僧怒。追赴軍中。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臬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爲昏德公。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棗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張溥曰。西晉之亂。成於惠帝。懷愍繼之。國亡身

弒至今望平陽之塵憤劉聰之逆青衣戎服三
歎隕涕不意幾百年後又見之宋徽欽也然懷
之繼惠亡以六年愍之繼懷亡以四年欽繼徽
直一年耳盡室北遷救天同辱亡尤暴焉懷愍
之世劉石虓橫大勢不支螯墜鯨吞顛趾僵仆
天實爲之若徽禪欽立時非無可爲者也請康
之冬金人渡河陷西京詔馮濟李若水使金軍
請和既而兩河盡割宗室往盟京城陷天子降
前者之失筭無論卽以此日言金陷河東於元
年之十一月劫二帝於三年之二月盤桓大梁

四越月而後發度其初未必遽欲挾帝而北也
先質大臣次質親王甚而則臣天子先棄三鎮
次割兩河甚而則括京師虜欲何厭求而必應
則饗饗焉帝初至金營金人尙無意留之誤於
何棗再往而執金人固曰非我取之彼自來耳
磁人殺王雲絳人殺聶昌陳過庭諭降兩河皆
不奉詔國勢雖危人猶思宋使欽宗仰觀帝座
車駕勿出康王激於宗澤師不左次外則勤王
四集內則好言謝虜飽慾而颺未可知也援絕
財窮輕身履虎金不滅宋帝先自滅始墮青城

終隕五國高宗紹興七年九月而聞道君崩三
十一年五月而聞淵聖崩流離異域久處益傷
又不如晉代永嘉建興二主速朽為愈矣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十七 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十八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
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 癸未
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眾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
所出王時雍問於开儔二人微言虜意在邦昌時雍
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眾問金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八
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馬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詰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尙書省。令百

官班迎勸進。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劫遷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月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人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

通鑑雍正
有權字

雍正率百官遂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開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尙書省。吳開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

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開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曰。時雍爲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孛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

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

復疑服

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疆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復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仲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

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尙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時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

以勦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太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旣卽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爲太保封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
參決大事

張溥曰張邦昌居徽宗朝頗乏諫論惟乞取崇
寧大觀瑞應增製旗物求媚人主金人入寇附
賊主和議靖康初進位太宰未幾與李撓同罷衆
謂其私於敵也二帝北狩金立異姓宋齊愈上
時雍等揣摩勸進立爲楚帝邦昌本無能何金
人嚙之度彼偕康王往質時和柔謹媚虜所易
也賊臣逆探其心往來附和南朝帝位輕如鴻
毛則姑與置君耳金師既退呂好問馬伸抗論

賢疑議

利害趙子崧移書及正邦昌知人心不附奉迎
康王南京定鼎僞命罪彰潭州之死或云可恕
然華國半壁僭辱宮闈宣贊義兵忠感風日金
營赭袍無故帝之心元祐冊文用柴后之禮南
面觀望大逆何辭好問濡跡存趙猶蒙賢責罷
知宣州寧論邦昌哉康王構建府元帥不急國
難今年次東平明年次濟州忍視北遷邀取大
位其無人心與邦昌何殊宜卽位以後姑息行
貸不樂其速死也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十八

終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澂副康王使金斡
 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斡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
 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洎等亦來帝乃
 命澂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
 王山滑潛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
 拾不樂其裝設也
 趙其誠亦欲與斡言然並謂其以終必敗
 遂令宗澤取金人出師夫和議之極其裝設亦
 故宜其然也
 兩將人至時猶未聞斡言其誠亦欲與斡言
 然其誠亦欲與斡言然並謂其以終必敗
 遂令宗澤取金人出師夫和議之極其裝設亦
 故宜其然也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十九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鋤

玉瑞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澂副康王使金斡
 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斡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
 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洎等亦來帝乃
 命澂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
 王山滑潛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

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
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遞道諫王勿北去厲聲
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幹離不濟河游兵
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
王如相服褰韉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
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是受知相人岳
飛亦因劉韜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爲承信
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 閏月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
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棗亦

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
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
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
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
動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
爲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
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
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
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
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

欵慰疑

旬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
欵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
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
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
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
軍東平，從之。

會疑會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
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
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懋，令兵入
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

驅云前有賊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
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
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
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
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
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二
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眾八萬，分屯濟濮諸州。
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
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
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激齋帝蠟詔自汴京至。

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玉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馬濟為奉迎使，與謝朶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勤進。既至，

馬疑馮

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辨即位儀物。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履繼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誅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痿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請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救天同左胆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
邸之舊藩嗣承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
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
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
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
會宗澤及權應大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
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滑
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

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
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
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遙
謝二帝遂即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
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
齡梁師成種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
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皆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遙尊生母韋氏為宣和

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乙未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榛。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樛。靖康

制疑置

之難。榛匿真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大軍。與諸砦鄉兵。克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遂自亡也。樛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樛。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焰室。又云朗悟彊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爲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

乎。景王杞蓋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卽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于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寧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束手何爲。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十九 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六十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倍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封爲三公。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則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六

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帥於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對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于天聽陛下度其

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

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申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

齊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李
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
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
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
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
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
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
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
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

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
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
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
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
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
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
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
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
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若好問曰卿
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

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兼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觀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安國廷

通鑑安置
下有并安
置三字

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

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

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

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辛未。子寡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止言熙豐

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

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而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

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

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諸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爨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

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瓌爲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僞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

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

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

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王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

百疑言

悞疑誤

此也。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悞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

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
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
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
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
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
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
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
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
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
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

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
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
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蠡起矣壬
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
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
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
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
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極誅將復鼓衆伏闕書
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

極疑亟

勤疑洞

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動霄宮。

守召疑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間。屢發讜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爲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間。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非構親見聞者哉。既即大位。守召入相。十事論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爲也。綱于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于建炎誅僞命而諫南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闇主。動色相成。

狐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
黃潛善汪伯彥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爲構言熙
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
奈何輕自蹉跌聽其言惓惓小忠抑何似兒婦
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
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微時竊帝偏安
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爲金俘二聖中原豈所
亟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
中愚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強之經
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

初年金人責盟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
綱顏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齟齬其來宋齊愈
佐張邦昌僭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
罪綱國是不明害成者衆迨陳東歐陽澈刑東
市許翰著哀辭而構遂明與綱讐矣建炎三年
粘沒喝至構遽南奔詔錄邦昌親屬而綱獨不
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羣盜未幾爲呂頤
浩徐俯劉斐所劾罷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
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濫在明在杭
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六十
唐德宗於陸贄用之艱難之日棄之無事之時
後世譏其極愚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念
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六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六十一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

溥論正

另永鋤

玉瑞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
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
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
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

乞盟終至一一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
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
號令但見邢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
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
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
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
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
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
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
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

爲使

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
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
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
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
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
遣使以爲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
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
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
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
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

先身系事之云 卷之三
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
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
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
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
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
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
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
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
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
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

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
曰今逆虜尙熾群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
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
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
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
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
今陛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
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
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

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閻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往，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

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變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斲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砂，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撟往救之撟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撟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撟急遣王宜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

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招撫群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下。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

河疑湖

下疑至

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

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
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
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傳選孟德劉澤
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
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
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
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
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
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
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

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
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
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
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
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
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
中沮之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群盜聚兵儲糧
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
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
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

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群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

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泣相州。橐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繇滑濬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
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
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闕構語
秦檜追懷舊寮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
願因置澤若讐好所惡而惡所好寧人情乎伯彥當
請康收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
尤闕冗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
而不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
潛善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
無效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

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
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旣聞
女真海上之盟卽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
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
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邀二帝請誅僞命力守
汴京累章還駕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
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
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廼三十
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
之光沒洒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

